

18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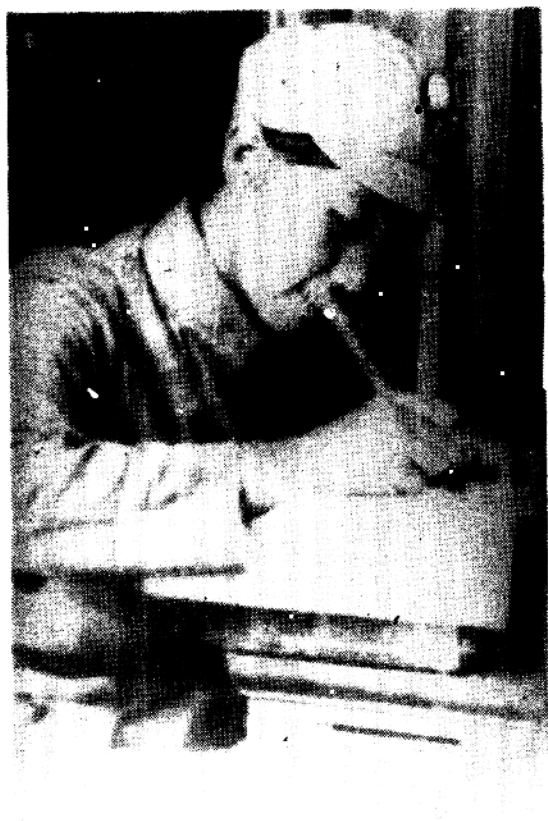
冷水江市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



1926年郑冰莹女士在北伐时期参加野战实习照片



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谢冰莹女士在嘉定前线撰写新
从军日记照片

目 录

投考军校的回忆·····	谢冰莹 (1)
六十年前的往事——当兵的回忆·····	谢冰莹 (9)
毛主席初期革命故事·····	余 盖 (11)
回忆毛主席早期革命活动片断·····	余 盖 (19)
赵恒惕谋害毛主席经过·····	余 盖 (27)
忆先父余盖·····	余湘屏 (30)
回忆逊夫同志战斗在魔窟的情况·····	戴 毅 (36)
张学琅自传·····	张学琅 (42)
回忆参加抗日救亡和地下党活动的情况·····	苏 镜 (51)
我在新化上梅中学·····	苏仲湘 (62)
锡矿山解放前夕的回忆·····	赵天从 (67)
迎接解放的回忆·····	陈远盘 (72)
张学琅同志二、三事·····	潘祜周 (83)
苏业成烈士事略·····	陈远盘 苏孟湘 (86)
我的教学生涯·····	谢翔霄 (94)
我的父亲段楚贤和锡矿山·····	段吉璋 (100)
发展中的金竹山煤矿·····	谭桂娥 (108)
行医五十年·····	苏执中 (115)
故宫博物院盗宝案之谜·····	余 盖 (120)

投考军校的回忆

谢冰莹

一个惊人的招生广告

民国十五年的秋天。一个气候温暖的早晨，我正在想：要不要去看二哥哥？敲他的竹杠，让我打一次好牙祭，忽然听到工友叫我的名字，我连忙跑出来问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电话！电话！快去！快去！”

“岗猛子，赶快来！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”

真高兴，从电话里传来二哥的声音。

“什么好消息？先告诉我嘛，好二哥。”

“不要噜苏，赶快坐洋车来，我付钱。”

一听说好消息，二哥又答应替我开车钱，太高兴了，真的马上叫了洋车向明德中学跑去。

“你看了今天的大公报没有？”

一进门，二哥就这样问我。

“车钱，车钱，先给我车钱再说，”我故意逗他，其实

谢冰莹系湖南冷水江市铎山乡人，参加过北伐，抗日战争。三十年代著有《女兵自传》，是国内外著名女作家。1948年应聘台湾师大执教，后定居美国，现年80岁。

我早已打发车子走了。

二哥递给我大公报上的广告一看，原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（原黄埔军校）第六期招收女生启事。

“二哥，我要去当兵！”

“有这勇气吗？”

“有！有！”

“不怕死吗？”

“不怕！不怕！”

口里答应着，眼睛在看广告上的考试科目：

英文、国文、数学、三民主义、政治常识、地理、历史……名额两百名。报考资格：高中或大学毕业，或肄业学生，具有三民主义民族思想、勇敢、爱国……可惜我没有把当时的报纸留下，记得广告的大意是如此，文字可能有出入。

“我的天，就去报名！”

“不要性急，让我先考考你的思想和常识，这是你在报名的时候，他们就要问的。”

二哥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为什么来当兵？”

“第一，为了国家民族，献身国民革命；第二，为了求男女平等……”

“哈哈，你原来是自己打算，还有第三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，我不说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三哥进门来了。

“今天星期天，我特地早点出门，想邀冈猛子（也不知什么缘故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三位哥哥都叫我猛子，大概因为我的个性强，说话鲁莽的关系。）来这里集合，我请你们

去吃早点，打电话说她不在学校，我正在怀疑，这么早，她到那里去了呢？”

“三哥，我要去从军去了。”

我把手里的报纸指给他看广告。

“我也正为这件事而来，冈猛子很容易冲动，凡事不仔细考虑，你想当兵，父母会答应吗？”

“不答应也要去。”我坚决地说。

“二哥，你和她谈过了吗？”

“谈过了，她去志已决。”

“我反对，冈猛子如果真的去当兵，性情一定会变得很坏，将来不能作贤妻良母。”

“我和你的看法不同，我觉得她假如考取了军校，对她只有好处，她这么爱好文艺，正开始学习写文章投稿，她去从军，一定有不少新鲜的有意义的材料，可以充实她的生活，还可以锻炼她的身体……”

“二哥，你要知道，她学的是师范，明年暑假就要毕业去实习，当小学老师了，你赞成她去当兵，等于毁了她的前途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想这大好机会，正是帮助她创造美好前途，她在军队里，一定会搜集不少可歌可泣的材料，对于她将来从事写作，是大有帮助的。”

“我始终反对，如果爸爸和妈妈知道，还了得！”

三哥气虎虎地说。

“爸爸不会反对，他曾教我读木兰辞，说她代父从军是个孝女，又会打仗。”

因为有了二哥撑腰，我的胆子大起来了，敢和三哥辩

论。

“好，我们现在先去吃饭，回头再讨论这个问题。”

二哥一面说，一面站起来准备走。

这天早晨，吃的烧饼油条、油豆腐、粉丝、豆浆，是什么味道，我一点感觉不出来，充满在脑中和心里的，只是明天去报名，投考军校的问题。

报 名

真没有想到第二天朝会的时候，有外婆校长之称的徐特立先生，突然训话了，他把想要报名投考军校的同学，痛骂一顿，他说：“你们在师范学校读书，不但供给你们有吃有喝、书籍、笔记本，都是公家发的，每年还有两套制服，冬天灰色，夏天白色，每月还有两块钱零用，你们比在家里吃的还好！国家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你们？完全为了要你们毕业之后，终身献给教育，培养幼苗出来！如今你们因为好奇要去当兵，谁来做幼稚生、小学生的老师呢！”

（校长在台上训话时，下面有两位同学悄悄地说：又不是全体去从军，有什么关系？难道革命不比教育更重要吗？）

“我并不反对你们去投考报名，但是我要警告你们，考不取的，是绝对不准再回学校的，那时候，就得你们自己找出路！”——“当然罗！”我几乎要大声说出来。

朝会完了，大家议论纷纷，胆子小的就开始动摇了，我和翔霄侄，还有四位同学，决定第二天去报名。

“考不取，我们去当勤务兵总可以吧！万一不行，我们

去投考普通中学，至于钱的问题，到时再说，走一步，算一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要勇敢奋斗才行！”

我好象在讲演似的，她们五个人都不住地点头说：“好，明天我们一块儿去报名。”

※ ※ ※ ※

真没想到我们六个人都考上了，有一位大家叫她“铁大姐”的，（原名周铁忠）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她的程度很低，一笔歪歪斜斜的字，和小学二、三年级的学生程度一样，谁也不懂她是怎样考进来的，一进学校，就当上了学生会的主席，说起话来，声音很粗，象男人，开口打倒军阀，消灭帝国主义，闭口完成国民革命，实现世界大同。几年之后，才知道她是徐特立保送进来的，原来他们很早就是共党同志了。

※ ※ ※ ※

天下有多少事情不可预料，我考取了军校，正在万分高兴的时候，不料还没有进学校，就被开除了。

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

在长沙投考的人数，共有三千多人，他们本来规定只录取男生一百名，女生二十名，后来经全体考生请求增加名额，取了男生二百名，女生五十名，不料到了武汉要举行复试，淘汰一百三十名。大家听了这个消息，一致反对，因为我们都是下了最大决心，牺牲家庭，牺牲学业，甚至要牺牲生命，来投考军校的；如今考取了，嫌我们湖南人太多，要想法淘汰，真是岂有此理！革命是全国男女老幼的事，参加的人越多越好，于是大家起来反对，立刻推举十个代表出来，向校方请愿。起初有人提议，男女各半；后来很多人反

对，因为男生比女生多好几倍，改为男生八人，女生两人代表。不知什么人提议铁大姐和我两人代表女生，我极力反对，没有人听我的话，全体鼓掌，一致通过。

唉！谁知道恶运来到，十个倒楣鬼去请愿，统统被开除。

这时候，幸亏二哥来武昌接洽政治部工作，我去找他，见面先流泪，他连忙安慰我：

“冈猛子，不要难过，你还有一个机会参加考试的。不过你要改名字，改籍贯去考，这是从北方各省来的一批，他们的程度比南方学生低，因为受军阀的压迫，不敢看三民主义一类的书，你们都看过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录取。”

“我改个什么名字呢？”

我擦干了眼泪问。

“冰莹，你前次报名是鸣冈，是用的学名，现在用笔名，他不会知道是一个人。”

“籍贯呢？”

“北平。”

“可是我不会说北平话。”

“傻瓜，你不会说你生在湖南吗？”

“呵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他们要对相片的”

“前次你的相片如果是正面，这次用侧面，前次是侧面的，这次就用正面，不要穿同样的衣服，就看不出来了。”

没想到这么老实的二哥，会教给他的妹妹说谎，我一面讽刺他，一面暗地里高兴。第二天，我真的去照了一张侧面像，去报了“谢冰莹，北平人，女师大附中肄业。”报名时，要对相片，那个中年人左看右看，他很怀疑，首先问

我：

“你该不是冒称北平吧？为什么说的完全是长沙话？”

“我爸爸在长沙做事二十多年了，我们兄妹都只会说长沙话，我是在长沙出生的。”

“我好象看见过从长沙来的一个女孩子被开除了，你很象她，是不是你又化名来考？”

“那怎么会？世界上长得相像的人很多。她既然被开除了，还敢化名来考吗？难道她不怕第二次开除！”

我口里虽然这样说着，其实心里早就发抖了。

※ ※ ※ ※

好像做梦似的，发榜那天，我从最后一个看起，顺着向前看，还有二三十个名字，我懒得看了，只听得谭浩郁在叫我：

“鸣姊，鸣姊，恭喜你，考了一个状元，第一名！第一名！”

“不要胡说：开什么玩笑嘛！”

我很生气地走开，她把我拖回来看榜。

果然是第一名，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过了半个月，由阅卷的先生们传来许多笑话：

问：“何谓三民主义？”

答：农民、工人、商人。

问：何谓施政三时期？

答：春、夏、秋。

问：何谓五胡乱华？

答：酒壶、茶壶、便壶……

还有几个有趣的问答，我记不起来了。

一 点 感 想

前年我回台湾，曾参加军校六期同学的理监事联谊会和聚餐会，谈到女同学的问题，感慨很多。我们当时两百多人，如今已烟消云散，不知还有多少活在人间？最令我们伤心的是：在台湾的黄埔月刊，连女生队三个字，从没有人提及过，半个世纪，就忘记得干干净净，也许百年以后，更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北伐了。

唉！什么是历史？什么是革命？看样子，我们还要学黎东方先生的方法，来一部：

细说民国，

细说北伐了。

六十年前的往事

——当兵的回忆

谢冰莹

最近一年来，我有一件很高兴的事，当作最机密的珍贵资料，藏在我的心里，昨夜又逢失眠，我再三思维，考虑，还是把它写出来的好。

一九二六年的秋天，我们湖南的女生，有数十人投考军校，有十位女生分配在武昌斗级营一家小小的旅馆里，有一天晚上，大家集中在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里，我忽然提议：

“我们中国有句成语，‘十全十美’，这是拿来祝福亲朋的话。今天我们十个有缘，都同住一个旅馆，何不结为十姊妹，以后离开了，不论分散天南地北，永远不要失去连络，经常通信。”

“好极了，我赞成！我赞成！”

矮个子有点胖的黎树蓉首先举手。

“我也赞成！”翔霄、容箴、浩郁都附议。

“好，现在大家都报实际年龄，依长幼有序来排。”我首先提议。

“当然罗，我今年二十七，我是老大姐。”周铁忠说。

于是一个挨一个报出年龄，老大周铁忠是一个老共，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，她和老七(是老大的同志)早已离开人间，我是老三，从去年开始已经和老四、老五、老六都取得联络，而且常有信件、相片往来。

这是一件值得我特别高兴，值得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。

毛主席初期革命故事

余 盖

一、反对军阀统治发出人民革命先声



(余盖先生照片)

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，正当北洋军阀与南方国民党军队混战时期。全国人民均苦于连年兵火，民不聊生，希望双方和平统一，休养生息。国内名人张謇等发起组织和平期成会，通电全国呼吁统一和平。各省市报纸舆论亦纷纷响应促进和平。湖南省地居南北两军进行拉锯战的要道。湘人尤苦兵连祸结，火

余 盖（余千山）是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。1920—1923年与毛主席共事四年之久，从事湖南早期工运活动，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省的第一批党员，1923年去南京东南大学读书自动脱党。

热水深，更皆抱有早息干戈，安居乐业的愿望。毛主席却认为南北两军都是新旧军两集团，无论何方统治中国，皆是军阀专政，对于人民无多大好处，与其苟安，不如乱透。故作了一篇题为“反对统一”的文章，寄登上海报纸（恍惚登在上海申报国庆征文特刊），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，我记不清了。但顾名思义，即可想见毛主席在学生时代就有独特见解，其分析国家形势的政治眼光极不平凡，故有超出一般群众观感的特殊作品，发出了为人民革命的先声。当时我亦在第一师范求学，作了一篇“拟致和平期成会书”的文章，赞成和平统一，救国救民。老师给我之批语是“洋洋洒洒割切详明，见地亦高人一着”，我还沾沾自喜。后来读到报上登载毛主席的这篇文章，其理论与我完全相反。我才恍然大悟，我的政治见解是很庸俗的，远不如毛主席之高明。深惭相形见绌，故对我印象很深。

二、围缴北军一旅枪械为民除害

北洋军阀傅良佐任湖南省督军，不久其军队被南军打败，傅率部潜逃，省城空虚。仅留有守城营一营，官兵皆系本省人（营长姓晏邵阳县人），故未撤走。适有由湖南战败的山西一个混成旅败兵退回，到长沙南门外第一师范附近丘陵地带，不敢进城，纷纷向各菜地采摘生菜叶充饥。当时我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提倡军民教育，选择身体比较强壮的学生组织一个学生志愿军，聘请前在正规军队当过旅长的雷明亮担任军事教员，兼任学生志愿军总队长，而以毛主席为副队

长（总队长下有中队长再下有小队长，我系小队长之一）。毛主席见到这些败兵狼狈不堪情况，倡议率带我志愿军去围缴他们的枪械。同学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手持木枪（我们操练用的假步枪），齐集操场整队待发。雷总队长极力反对说：“我们只有木枪，没有一支真枪，他们皆有真枪，我们若去围缴，他们有真枪打倒我们，我们无真枪打倒他们，事太危险了”。毛主席说：“这些败兵集驻南郊，不敢进城，可见他们不知城内虚实。他们摘吃生菜果腹，可见他们饿极了，饥兵无斗志，他们必不敢反抗”。故力主前去围缴。同学皆拥护毛主席意见，就整队出发。孔校长是反对北洋军阀之国民党中坚分子。站在轿厅目睹我们队伍出发，默默无言。我们队伍就分段包围败兵。不久他们即派代表来接洽，表示愿意缴械，但求给资遣回。当即报告孔校长，派单传世同学（与毛主席同年级）往商会洽请筹拨遣散费，又洽请晏营长派官兵来维持治安。我们自午后不久前往包围至晚间，晏营长已派官兵押运现洋多箱来校。毛主席即叫败兵代表率带部队陆续开往我校缴械领钱。每一士兵缴枪一枝发给光洋伍元，官长每人发给三十元至五六十元不等。毛主席指挥我志愿军分在各要道和我校大门口站岗布防，并搬动所缴枪弹堆存大礼堂内，通夜未眠。孔校长吩咐厨房备办半夜便餐给同学轮班吃食，直至黎明才缴完枪械。这些败兵分批押到河边，找些民船顺流运走。究竟运至何地为止，我不知道了。我们同学看到礼堂内堆存几千枝光亮真枪，以为我们今后有真步枪操练，莫不喜形于色。不料过了一天，晏营长即派官兵多人将全部枪弹运走，不留一枝给我们。同学大哗，单传